周禮正義/65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卷六十四 ◄

周禮正義
卷六十五

► 卷六十六

經文參閱周禮/秋官司寇，〈敘官〉。

周禮正義卷六十五

瑞安孫詒讓學

秋官司寇第五
〈鄭目錄云象秋所立之官寇害也秋者遒也如秋義殺害收聚斂藏於萬物也天子立司寇使掌邦刑刑者所以驅恥惡納人於善道也〉

●疏〈秋官司寇第五者阮元云第五唐石經作第九非[1]〉

〈鄭目錄云象秋所立之官者司寇於六官為第五於四時當秋故象之而稱秋官大戴禮記千乘篇云司寇司秋以聽獄訟是也春秋繁露五行相勝篇以司寇為北方水官與經義不合不足據云寇害也者說文攴部云寇暴也又宀部云害傷也史記衞世家集解引馬融書注亦云司寇主誅寇害云秋者遒也者鄉飲酒義云秋之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鄭彼注云愁讀為揫揫斂也察猶察察嚴殺之貌也說文手部云揫束也引詩曰百祿是揫伐詩豳風破斧揫作遒又說文辵部云迺迫也重文遒或作酋案迺揫字通鄭說即本鄉飲酒義又釋名釋天云秋緧也緧迫品物使時成也緧與遒音義亦同云如秋義殺害收聚斂藏於萬物也者御覽時序部引洪範五行傳云西方金其性義春秋繁露陰陽義篇云秋怒氣也故殺御覽時序部引三禮義宗云秋之言揫　　之意陰氣

出地始殺萬物管子形勢解云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是秋主義又兼殺害收聚斂藏萬物司寇主刑亦象之也書周官偽孔傳亦云秋司寇刑姦順時殺云天子立司寇使掌邦刑刑者所以驅恥惡納人於善道也者說文刀部云刑剄也从刀幵聲又井部云　　罰辠也从井从刀易曰井法也井亦聲案凡刑法字並當作　　今隸變作刑失之說苑政理篇云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白虎通義刑罰篇云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何所以佐德助治順天之度也故懸　　賞者示有勸也設刑罰者明有所懼也〉

周禮　　鄭氏注

「惟王建國」至司刑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禁，所以防姦者也。刑，正人之法。《孝經說》曰：「刑者侀也，過出罪施。」〉

●疏〈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者大宰六典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刑禁事相因邦禁亦刑典也書立政云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又云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偽孔傳云準人平法謂士官隸釋漢石經準作辟辟法義同平法亦掌邦禁之義彼蓋通司寇長屬言之立政孔疏謂專屬士師未塙[1]〉

〈注云禁所以防姦者也者廣雅釋詁云禁止也謂立邦禁所以防遏姦惡於未犯之前賈疏云案士師五禁以左右刑罰王者恐民以姦人罪故先設禁示之防其姦惡若有不忌為姦然後以刑罪之云刑正人之法者大司寇注云刑亦法也謂刑者立法所以正人於已犯之後引孝經說者賈疏云孝經援神契五刑意曰刑者侀也過出舉施者下侀為著也行刑者所以著人身體過誤者出之實罪者施刑是以尚書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引之者證司寇行刑當審愼也詒讓案王制云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此說與孝經緯同〉

刑官之屬：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人；鄉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
〈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者。鄭司農說以《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鄉士，主六鄉之獄。〉

●疏〈大司寇卿一人者刑官之正也書立政云司寇蘇公左成十一年傳云昔周克商蘇忿生以

溫為司寇又定四年傳云康叔為司寇書敍云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偽孔傳云呂侯見命為天子司寇並即此大司寇卿也云小司寇中大夫二人者刑官之貳也云士師下大夫四人者刑官之攷也云鄉士上士八人者賈疏云其職云掌國中國中兼百里內六鄉以八人分占六鄉故謂飲鄉士詒讓案鄉士亦謂之正王制云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注云止於周鄉師之屬案鄉師蓋鄉士之譌故彼注下文即引鄉士職文為證此正與大司寇為秋官大正異國中六鄉同獄葢即與大司寇所治官府同處故鄉士即以司寇之屬士為之鄉士職云掌國中者鄉士以主六鄉之獄訟為專職而六鄉地與王國城郭相比故國中之獄訟亦鄉士兼掌之本職不云掌六鄉而云掌國中者舉內以晐外實則此經凡言國中者並與鄉異地六鄉之治雖得兼及於國中而國中之名則不通於六鄉也注疏說並未　互詳本職疏[1]〉

〈注云士察也者爾雅釋詁文郭注云士師官主聽察云主察獄訟之事者者賈疏云調士為察者取察理獄訟是以刑官多稱士案上代以來獄官之名有異是以月令命理瞻傷察創鄭注云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天子諸侯同故魯有司寇晉魏絳亦云歸死於司寇至於衰世國異政家殊俗官名隨意所造故僖二十八年晉有士榮為大士文十年楚子西云臣歸死於司敗論語云陳司敗昭十四年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是後官號不同者也詒讓案古通以士為刑官之稱書舜典皋陶作士即刑官之正故大司寇亦曰大士大或作泰晏子春秋諫上篇景公曰為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周書王會篇亦有泰士彌士彌士葢小司寇也士又通作理文子精誠篇云皋陶喑而為大理管子法法篇作皋陶為李又小匡篇云賓胥無為大司理理李字通漢書胡建傳引黃帝李法則黃帝時已立此官李法即司寇官法也互詳大司徒疏云鄭司農說以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者微子篇文何氏集解引孔安國云士師典獄之官也引之者證彼士師與此士師官同曲禮六大亦有大士王引之謂即士師之屬則與刑官之正同名非周制也云鄉士主六鄉之獄者謂主國中至距王城百里六鄉之獄也今案鄉士兼主國中獄而鄉里實在國城之外官名鄉士者以六鄉地大獄訟繁多是其專職也〉

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疏〈史十有二人者即王制治獄之史鄭注云史司寇吏也國語晉語云以煩刑史亦即此韋注以刑史為司寇與大史非也賈疏云自大司寇以下至胥徒皆是同官別職故各有職而同府史也〉

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遂士，主六遂之獄者。〉

●疏〈遂士者此官與縣士方士訝士並分主郊遂公邑都家邦國獄訟之官故次鄉士之後[1]〉

〈注云遂士主六遂之獄者者此與上注鄉士主六鄉之獄文例同疑亦先鄭說也不著鄭司農云者注引舊說亦有冢上章而省者如鍾師注云鼓讀如莊王鼓之鼓即冢上章鄭司農云騶虞聖獸而省是其證也賈疏云其職云掌四郊金郊有六遂之獄故也鄉士主六鄉之獄遂士主六遂之獄所以鄉士使上士官尊而人少遂士使中士官卑而人多者六遂去王遠故官卑以六遂任遠郊外兼主公邑地廣人眾故官多方苞云疏謂遂士兼主六遂中公邑之獄訟非也其職曰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則不兼公邑明矣上獄訟於國司寇職聽其成書其成與聽獄訟者至都家始有異文則甸稍縣都之公邑並掌於縣士可知矣縣士職與鄉士遂士無異文以其為王朝之吏而所掌公邑耳案方說是也遂士掌六遂之獄而兼掌六鄉外之四郊官名遂士者亦以六遂地大是其專職也地遠又兼掌四郊故官特多至六遂之餘地為公邑者其獄訟自別掌於縣士注疏說並非互詳縣士職疏〉

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距王城三百里至四百里曰縣。縣士，主縣之獄者。〉

●疏〈注云距王城三百里至四百里曰縣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野謂掌三等公邑之獄故鄭於縣士職注云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郊外曰野大摠言之故其職云掌野其六遂之中公邑之獄遂士兼掌之矣既三處獄並掌而此注云距王城三百里至四百里曰縣似不主三百里中五百里中獄者縣在四百里中故舉中以言其實外內皆掌之耳詒讓案此先鄭義也本職注引先鄭云掌三百里至四百里與此注義正同後鄭則謂縣為三處公邑之通名不定在三百里至四百里地本職注破先鄭甚詳不應於此復襲其說疑此與遂士注並引先鄭說不著鄭司農云者亦　鄉士注而省後鄭固不從此義也又此官實掌四等公邑賈云三等者謂甸公邑掌於遂士其說非也詳前疏云縣士主縣之獄者者此與鄉士注文例同葢亦先鄭說也縣士掌野亦謂之野司寇左襄十八年傳鄭災使野司寇各保其徵杜注云野司寇縣士也〉

方士，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方士，主四方都家之獄者。〉

●疏〈注云方士主四方都家之獄者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都家鄭彼注云都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家大夫之采地主此三等采地之獄采地在王城四方故云方士也是以鄭此注云方士主四方都家之獄者也〉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訝，迎也。士官之迎四方賓客。〉

●疏〈訝士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四方之獄訟非直迎賓客為獄訟為主故亦士言之也[1]〉

〈注云訝迎也者後掌訝注同說文言部云訝相迎也周禮曰諸侯有卿訝也重文迓訝或從辵聘禮注云以君命迎賓謂之訝訝迎也云士官之迎四方賓客者本職云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是也訝士或亦謂之行理詳本職疏〉

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朝士主外朝之法。〉

●疏〈朝士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右九棘之事以朝士為詣眾庶讞疑獄故屬秋官但序官之法秋官雖為刑獄所施至於防禁之屬皆在秋官又於賓客是主人所敬故鄉飲酒坐賓於西北象天地嚴　之氣始於西南盛於西北是以賓客之事亦屬焉[1]〉

〈注云朝士主外朝之法者賈疏云天子諸侯皆三朝內朝二路門外與路寢庭是也外朝一此朝在皐門內庫門外是也詒讓案韓非子外儲說右上云荊莊王有茅門之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蹏踐霤者廷理斬其輈戮其御彼廷理蓋即朝士諸侯三門外朝在雉門外說文隹部雉古文作　　或省為弟與茅形近故韓子作茅門史記魯世家築茅闕門即　闕門也〉

司民，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三十人。
〈司民主民數。〉

●疏〈司民者此官掌民數小司寇掌獻民數於王故司民亦屬司寇[1]〉

〈注云司民主民數者據本職文〉

司刑，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疏〈司刑者此官與司刺並總掌刑法之事故亦屬司寇〉

司剌至萍氏

司剌，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剌，殺也。三訊罪定則殺之。〉

●疏〈注云剌殺也者爾雅釋詁文小司寇及本職注並同說文刀部云君殺大夫曰剌剌直傷也通言之凡殺皆曰剌云三訊罪定則殺之者小司寇本職注同以其職有訊羣臣訊羣吏訊萬民等又云聽民之所剌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是知三訊罪定民言當剌則殺之也春秋經書魯殺大夫並謂之剌僖二十八年經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剌之又成十六年經剌公子偃左傳杜注云內殺大夫皆書剌言用周禮三剌之法示不枉濫也穀梁范注說同案春秋書剌即說文剌之本訓然與此經之義亦足互證但三剌之法兼有宥赦則剌者不必皆殺此官以司剌為名者亦偏舉一耑為義〉

司約，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約，言語之約束。〉

●疏〈司約者此官與司盟並掌盟約之官刑禁事相成故亦屬司寇[1]〉

〈注云約語之約束者釋名釋書契云約約束之也大史注云約劑要盟之載書及券書也盟辭券書並以言語相約束之事也〉

司盟，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盟，以約辭告神，殺牲歃血，明著其信也。《曲禮》曰：「涖牲曰盟。」〉

●疏〈司盟者盟必有約書故冢司約而次之云府一人者掌盟書之藏左僖五年傳云虢仲虢叔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杜注云盟府司盟之官又二十六年傳說成王賜周公大公盟亦云載在盟府是也[1]〉

〈注云盟以約辭告神殺牲歃血明著其信也者說文囧部云　周禮曰國有疑則　諸侯再相與會十二歲一　北面詔天之司愼司命盟殺牲歃血珠盤玉敦以立牛耳从囧从血重文　篆文从朙又盟古文从明今經典並从古文省釋名釋言語云盟明告其事於神明也案約辭即本職所謂盟載是也殺牲歃血詳玉府疏引曲禮曰涖牲曰盟者證盟有殺牲之事鄭彼注云涖臨也坎用牲臨而讀其盟書孔疏云異義云禮約盟不今春秋公羊說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故穀梁傳云誥誓不

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詛盟非禮古春秋左氏云周禮有司盟之官殺牲歃血所以盟事神明又云凡國有疑盟詛　不信者是知於禮得盟許君謹案從左氏說以太平之時有盟詛之禮鄭氏不駁從許愼義也盟詛　及二王非鄭所用然盟牲所用許愼據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又云毛詩說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又左傳云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又云衞伯姬盟孔悝以豭鄭云詩說及鄭伯皆謂詛小於盟周禮戎右職云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鄭注云役之者傳敦血授當歃者下云贊牛耳桃荊又左傳云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則盟者人君以牛伯姬盟孔悝以豭下人君也穀梁僖九年范注引鄭君云盟牲諸侯用牛大夫用豭詒讓案國語晉語叔向云成王盟諸侯於岐陽是周初有盟禮故此經設司盟之官覲禮記方明之祭穀梁之義必不可通故許鄭咸不從之異義說盟牲引毛詩說者小雅何人斯傳文彼詩云出此三物以詛爾斯蓋據詛牲而言與左傳鄭伯詛射潁考叔正同孔疏謂詛用一牲非也其盟牲當禘用六牲不徒以豕犬雞戰國策齊策云齊衞先君　馬壓羊盟墨子明鬼篇云齊莊君之臣王里國中里徼訟三年而獄不斷乃使之人共一羊盟齊之神社史記平原君傳毛遂結楚趙之盟亦兼取雞狗馬血是皆雜用六牲唯公羊襄二十七年傳說衞公子鱄與妻子盟則以雉為不用牲竊意六牲之中大盟詛當用大牲小盟詛則用小牲韓毛許鄭並謂尊卑異用諸說乖異未容泥也〉

職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職，主也。〉

●疏〈職金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凡金玉之戒令又云掌受金罰貨罰亦是刑獄之事故在此[1]〉

〈注云職主也者亨人注同〉

司厲，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犯政為惡曰厲。厲士主盜賊之兵器及其奴者。〉

●疏〈司厲者掌舉沒盜賊人民任器之等亦刑罰之事故屬司寇任器與罰金同入司兵故冢職金而次其後[1]〉

〈注云犯政為惡曰厲者毛詩小雅正月傳云厲惡也言盜賊之人干犯政令而為姦惡此官主治之也云厲士主盜賊之兵器及其奴者者　士即謂司厲下士其職云掌盜賊之任器先鄭注釋為兵器又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是也〉

犬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六人。

●疏〈犬人者此亦以五行象類屬秋官也庖人注云犬屬司寇金也月令注云犬金畜說文犬部云犬狗之有縣蹏者也賈疏云案其職云凡祭祀其犬牲犬是金畜故五行傳云二曰言言之不從則有犬禍故連類在此〉

司圜，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鄭司農云：「圜，謂圜土也。圜土，謂獄城也。今獄城圜。〈司圜〉職中言『凡圜土之刑人也』，以此知圜謂圜土也。又〈大司寇〉職曰『以圜土聚教罷民』，故〈司圜〉職曰『掌收教罷民』。」〉

●疏〈司圜者此官與掌囚掌戮並掌刑獄囚殺之事故亦屬司寇圜土收教罷民其罪輕故司圜列掌囚之前[1]〉

〈注鄭司農云圜謂圜土也圜土謂獄城也者大司徒注義同云今獄城圜者文選司馬遷報任安書云幽於圜牆之中是漢時獄亦圜牆故先鄭舉以為說云司圜職中言凡圜土之刑人也以知此圜謂圜土也者明訓圜為圜土之意云又大司寇職曰以圜土聚教罷民故司圜職曰掌收教罷民者證圜土即是收教罷民之獄也〉

掌囚，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囚，拘也，主拘繫當刑殺之者。〉

●疏〈掌囚者此官掌五刑罪囚之事重於圜土之罷民故次司圜之後[1]〉

〈注云囚拘也者爾雅釋言文說文口部云囚繫也拘繫義同云主拘繫當刑殺之者者據本職云及刑殺奉以適朝士以適市而刑殺之故知是主拘繫當刑殺之人也〉

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戮猶辱也，既斬殺又辱之。〉

●疏〈掌戮者此官掌刑殺之事重於拘囚故次掌囚之後[1]〉

〈注云戮猶辱也既斬殺又辱之者說文戈部云戮殺也廣雅釋詁云戮辱也戮本義為殺引申為戮尸之稱本職注云戮謂膊焚辜肆國語晉語云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韋注云陳尸為戮是戮為既死辱尸之名也〉

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隸，給勞辱之役者。漢始置司隸，亦使將徒治道溝渠之役，後稍尊之，使主官府及近郡。〉

●疏〈司隸者帥領五隸五隸罪隸是罪人四翟則夷狄之虜也故亦屬司寇[1]〉

〈注云隸給勞辱之役者者凡隸皆男子為奴給役之名國語周語韋注云隸役也本職云帥其民役國中之辱事故云給勞辱之役又左昭七年傳云士臣皁皁臣與與臣隸孔疏引服虔云隸隸屬於吏也義亦通云漢始置司隸亦使將徒治道溝渠之役後稍尊之使主官府及近郡者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司隸校尉周官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姦猾後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弘農續漢書職官志云建武中并領一州此云使將徒治道溝渠之役即謂將中都官徒也與周官職掌略同云主官府及近郡即謂後罷兵察三輔三河弘農及建武後領州也〉

罪隸，百有二十人。
〈盜賊之家為奴者。〉

●疏〈罪隸者罪經例用古字當作辠石經及各本並誤詳甸師疏[1]〉

〈注云盜賊之家為奴者者賈疏云此中國之隸言罪隸古者身有大罪身既從戮男女緣坐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橐故注云盜賊之家為奴者詒讓案既夕記注云隸人罪人也今之徒役作者也又左襄二十三年傳云斐豹隸也著于丹書杜注云蓋犯罪投為官奴則凡有罪罰作者並入罪隸不徒盜賊之家矣惠士奇云鶡冠子世兵篇曰百里奚官奴官奴者罪隸之奴也〉

蠻隸，百有二十人。
〈征南夷所獲。〉

●疏〈注云征南夷所獲者職方氏先鄭注云南方曰蠻故征南方所獲俘虜謂之蠻隸也〉

閩隸，百有二十人。

〈閩，南蠻之別。〉

●疏〈注云閩南蠻之別者職方氏注義同詳彼疏〉

夷隸，百有二十人。
〈征東夷所獲。〉

●疏〈注云征東九所獲者職方氏先鄭注云東方曰夷故征東夷所獲俘虜謂之夷隸也〉

貉隸，百有二十人。
〈征東北夷所獲。凡隸眾矣，此其選以為役員，其餘謂之隸民。〉

●疏〈注云征東北夷所獲者以東北夷曰貉有九種其所獲俘虜謂之貉隸也以上四隸司隸通謂之四翟之隸師氏又云四夷之隸統言之夷翟得通稱故注並云夷也但職方氏有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而此獨無戎狄之隸或夷可兼戎貉可兼狄與互詳職方氏疏云凡隸眾矣此其選以為役員其餘謂之隸民者統五隸而言也賈疏云蠻隸以下皆百二十人謂隸中選取善者以為役之員數為限其餘眾者以為隸民故司隸職云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之等是百二十人外謂之民者也〉

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憲，表也。主表刑禁者。〉

●疏〈布憲者此官與禁殺戮禁暴氏皆總主刑禁之官故亦屬司寇[1]〉

〈注云憲表也主表刑禁者者憲表小司寇及本職注並同小宰注云憲謂表縣之若今新有法令云是憲為表示之義其職云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此官即取宣布憲表為名也〉

禁殺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禁殺戮者，禁民不得相殺戮。〉

●疏〈注云禁殺戮者禁民不得相殺戮者民閒擅相殺戮易以兆亂故設官以禁之〉

禁暴氏，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疏〈
禁暴氏者暴經例用古字當作虣石經及各本並誤詳地官敍官疏大司寇五刑五曰官刑上愿糾暴此官所掌即糾暴之事〉

野廬氏，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廬，賓客行道所舍。〉

●疏〈野廬氏者以下至司烜氏六官並掌國道路溝池之禁及水禁夜禁火禁之　故亦屬司寇而次諸總掌刑禁官之後[1]〉

〈注云廬賓客行道所舍者漢書食貨志云在墜曰廬賈疏云見遺人云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故知之也惠士奇云十里曰廬三十里曰宿五十里曰市宿有路室市有候館皆謂之廬故掌達道路之官為野廬氏〉

蜡氏，下士四人，徒四十人。
〈蜡，骨肉腐臭，蠅蟲所蜡也。《月令》曰「掩骼埋胔」，此官之職也。蜡讀如狙司之狙。〉

●疏〈注云蜡骨肉腐臭蠅蟲所蜡也者段玉裁云說文虫部曰蜡蠅胆也周禮蜡氏掌除骴肉部曰胆蠅乳肉中也通俗文同謂蠅所聚乳也案段據說文為釋是也蜡胆字異而義同引月令曰掩骼埋胔此官之職也者釋文埋作貍云本又作埋胔本又作瘞案蜀石經作埋瘞今禮記孟春令同說文骨部引明堂月令亦作埋骴彼文與此蜡氏職掌除骴合故云此官之職也貍即薶之借字俗作埋瘞或骴字詳鼈人及本職疏賈疏云案彼注骨枯曰骼肉腐曰胔掩亦埋但骼胔不同故別言也言骼胔者凡人物皆是云蜡讀如狙司之狙者段玉裁云擬其音也狙司即覷伺史漢狙擊秦皇帝應劭云狙伏伺也方言掩　取也自關而西曰　或曰狙郭注云狙伺也三蒼狙伺也通俗文伏伺曰狙司伺古今字〉

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雍，謂隄防止水者也。〉

●疏〈注云雍謂隄防止水者也者雍即雝之隸變正字當作邕說文川部云四方有水自邕成池

者是也經典多借雝為之白虎通義辟雍篇云雍者壅之以水穀梁僖九年傳云毋雍泉俗又作壅廣雅釋詁云壅障也月令孟秋云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說文　　部云隄唐也防隄也稻人云以防止水是隄防並所以邕障水使止不行故謂之雍也〉

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鄭司農云「萍讀為蛢，或為萍號起雨之萍」。玄謂今《天問》萍號作萍。《爾雅》曰：「萍，蓱，其大者蘋。」讀如「小子言平」之平。萍氏主水禁，萍之草無根而浮，取名於其不沈溺。〉

●疏〈注鄭司農云萍讀為蛢或為萍號起雨之萍玄謂今天問萍號作萍者段玉裁云此注轉寫譌誤云今天問萍號作萍此謂今之天問與舊天問字異不當皆作萍也疑是鄭司農云萍或為蛢讀為蓱號起雨之蓱玄謂今天問蓱號作萍蓋司農說或作蚾蠙蛢之蛢不可通故讀為蓱號起雨之蓱王逸楚辭注云蓱蓱翳雨師名也號呼也興起也言雨師號呼則雲起而雨下蓱一作拜一作萍司農易蛢為蓱翳字今不得其解後鄭則云天問蓱翳字今本多作萍翳考之爾雅萍與蓱正是一物而兩字古音同部故天問通用司農既讀蛢為蓱則亦可徑從經作萍案段校近是陳壽祺據王逸楚辭注本改作今天問萍號作蓱云後鄭下引爾雅正明萍蓱一物其說亦通引爾雅曰萍蓱其大者蘋者釋草文釋文云萍本亦作苹案郭本爾雅作苹注云水中浮蓱江東謂之漂釋草別有苹藾蕭諦審注意疑後鄭以萍為水草與苹為藾蕭不同鄭所見爾雅自作萍故引證此經之萍明其不必改蓱釋文或本作苹乃後人依郭本改與經注上下文並不相應也說文艸部云苹蓱也無根浮水而生者蓱苹也水部云萍苹也水艸也三字不同玉篇艸部及廣韵十五青並以萍蓱為一字此與爾雅說文不合不足據也云讀如小子言平之平者擬萍字之音也小子言平未詳所本云萍氏主水禁萍之草無根而浮取名於其不沈溺者段玉裁云經之萍氏取名於萍草之不沈溺也幾酒禁酒禁川游者皆令不沈溺〉

司寤氏至赤犮氏

司寤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寤，覺也，主夜覺者。〉

●疏〈注云寤覺也者小爾雅廣言文說文　部云寐覺而有言曰寤云主夜覺者者賈疏云凡人之寐臥恆在寢得禁之者人有夜寐忽覺而漫出門者故謂之夜覺也莊存與云寤不寐也此官主常覺疏說誤案莊說近是夜覺謂警夜使人覺寤不犯禁也〉

司烜氏，下士六人，徒十有六人。
〈烜，火也，讀如衞侯燬之燬，故書「燬」為「垣」，鄭司農云「當為烜」。〉

●疏〈司烜氏者此官掌火禁兼掌墳燭庭燎國語周語云火師監燎韋注云火師司火燎庭燎也董增齡謂即此司烜氏是也[1]〉

〈注云烜火也者鄭謂自有烜字訓為火也說文火部以烜為爟之或體云爟取火於日官名舉火曰爟周禮曰司爟掌行火之政令重文烜或从亘陳壽祺云說文曰取火於日官名此據司烜氏以夫燧取火於日言之其下又曰舉火曰爟此據夏官司爟言之其下重文烜曰或从亘此以烜爟為一字也高誘淮南氾論注亦曰爟取火於日之官也下復引司爟之文許師賈景伯高師盧子幹其言皆有所受蓋諸儒所見周禮司爟有作司烜者如世婦臬人環人之兩見故併兩職解之也案陳說是也王昭禹方苞並引易說卦傳日以烜之謂此官掌取火於日故以司烜為名亦通云讀如衞侯燬之燬者春秋僖二十五年經衞侯燬滅邢說文火部云燬火也从火毀聲春秋傳曰衞侯燬段玉裁云燬讀如衞侯燬之燬者言其音義同耳亘聲在元寒桓刪　仙部毀聲在脂微齊皆灰部合韵最　云故書燬為垣者段玉裁云或云當作故書烜為垣案段引為說是也陳壽祺黃以周說並同葢此章注中惟此燬字為涉上文而誤此外別無譌文蜀石經垣作烜則傳寫之誤引鄭司農云當為烜者先鄭定此字為烜而後鄭從之也蜀石經作當為垣亦誤〉

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社子春云：「條當為滌器之滌。」玄謂滌，除也。狼，狼扈道上。〉

●疏〈條狼氏者此官與脩閭氏並掌道路閭里辟禁之事故亦屬司寇而次諸主禁官之後續漢書輿服志劉注引干注云今卒辟車之屬案此本鄭說詳本職疏云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者沈彤改六皆為八云其職云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此下士屬王當八人也下士之夾道者八則隨而滌狼之胥亦當八胥為什長胥八則徒當八十也案沈說近是蔣載康說同然據本職賈疏則唐本已並作六矣[1]〉

〈注杜子春云條當為滌器之滌者滌條聲類同賈疏云讀從特牲少牢滌祭器等之滌也段玉裁云滌器之滌古音蓋同條云玄謂滌除也者從杜讀而釋其義說文水部云滌洒也大射義射人宿視滌注云滌謂溉器埽除射宮此官亦主掃除道路也云狼狼扈道上者賈疏云謂不蠲之物在道猶今言狼藉也〉

脩閭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閭謂里門。〉

●疏〈注云閭謂里門者說文門部云閭里門也閻里中門也呂氏春秋仲夏紀門閭無閉高注用許義案凡民所聚居通謂之里里外周帀有圍牆其門謂之閭閭即里之外門其里中門別為閻此官掌脩除國中廛里之閭司稼之邑閭則野外邑里之閭二者地異而名同此閭不必為六鄉五比之閭里亦不必為六遂五鄰之里也惠士奇云脩閭氏比宿　而守閭互互謂行馬　以行夜閭其門也管子曰閭閉無闔外內交通男女無別晏子春秋內篇曰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緩門閭之政而淫民說公羊成二年傳卻克臧孫許同時聘於齊二大夫相與踦閭而語移日然後去墨子公輸篇墨子自楚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內也則閭互之法有節者內之無節者譏之春秋及戰國皆然矣管子立政篇審閭閉愼筦鍵筦藏於里尉閭有司以時開閉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圈屬羣徒不順於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所謂閭有司者即脩閭氏歟〉

冥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鄭司農云：「冥讀為《冥氏春秋》之冥。」玄謂冥方之冥，以繩縻取禽獸之名。〉

●疏〈冥氏者以下至庭氏十二職並掌攻除鳥獸蟲蠱及草木之官以其亦是殺伐之事故並屬司寇[1]〉

〈注鄭司農云冥讀為冥氏春秋之冥者阮元云讀為漢書蕭該音義引作讀如此擬其音非改其義釋文所云冥如字是也至後鄭始易其字義此作讀為誤也王應麟云漢儒林傳堂谿惠授泰山冥都都與筦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之學冥氏春秋即冥都也惠棟云冥都傳春秋故云冥氏春秋夏本紀禹姒姓後有冥氏案阮王惠說是也漢書儒林傳顏注云冥莫零反廣韻十五青引風俗通云冥氏漢有冥都為丞相史冥亦讀如字與陸顏讀同云玄謂冥方之冥者段玉裁云冥方即算法之方冪也釋文曰冥又莫歷反此音當專屬後說案段說是也依後鄭讀則冥與天官冪人之冪字同賈疏謂後鄭亦取音同以繩縻取禽獸冥然使不覺失其讀矣云以繩縻取禽獸之名者廣雅釋詁云冪覆也說文糸部云縻牛轡也後鄭意此冥為冪之借字取禽獸當掩覆羈縻之故謂之冪與本職注扃絹禽獸之義略同〉

庶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庶讀如藥煲之煲，驅除毒蠱之言。書不作蠱者，字從聲。〉

●疏〈注云庶讀如藥煲之煲驅除毒蠱之言書不作蠱者字從聲者毒蠱葉鈔釋文作毒蟲羣經音辨同並誤段玉裁云讀如煲擬其音耳云驅除毒蠱之言者以蠱與庶同音為訓必先云讀如煲

而後庶與蠱同音也蠱今音讀如古古音如居上聲是以與羖略同庶氏既掌除毒蠱則其官曰蠱氏可矣而書不作蠱字者庶與蠱音同是以作庶氏云字從聲者謂古人用字但取其同聲者六書之假借如是也〉

穴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穴搏蟄獸所藏者。〉

●疏〈注云穴搏蟄獸所藏者者說文穴部云穴土室也賈疏云凡獸蟄皆藏在穴中故以穴為官名使取蟄獸也〉

翨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翨，鳥翮也。鄭司農云：「翨讀為翅翼之翅。」〉

●疏〈注云翨鳥翮也者說文羽部云翮羽莖也後鄭以本職云以時獻其羽翮故釋翨為鳥翮鄭司農云翨讀為翅翼之翅者段玉裁云司農說與鄭君異司農謂翨即翅字翅者翼也如禩即祀字勛即勳字之比是聲支聲同在古音支隹部是以大鄭如此云也鄭君載之者廣異義也呂飛鵬云說文翨鳥之彊羽猛者此經翨氏職掌攻猛鳥故取鳥之猛者以名官翨翅雖同聲而義有別說文云翍翼也或從氏作　　詒讓案許說又與二鄭異而義較長〉

柞氏，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柞，除木之名。除木者必先刊剝之。鄭司農云：「柞讀為音聲唶唶之唶，屋笮之笮。」

〉

●疏〈注云柞除木之名者詩周頌載芟篇載芟載柞毛傳云除木曰柞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焚萊柞木李注云柞邪斫木也文選張衡西京賦柞木翦棘李注云賈逵國語注曰槎邪斫也柞與槎同案李說是也說文木部云柞柞木也　　亥斫也國語魯語里革曰山不槎蘖韋注云槎斫也柞即槎之叚字云除木者必先刊剝之者刊舊本作挍釋文同宋大字本錢鈔本明注疏本　作刊與賈疏合今從之疏云見其職云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是先刊剝之案賈說是也古無從手之挍詳夏官敍官疏鄭司農云柞讀為音聲唶唶之唶屋笮之笮者段玉裁改讀為為讀如云謂讀如此二音也今各本作讀為誤除木曰柞又見毛詩不當易為唶笮二字丁晏云考工記注先鄭云柞讀為迫唶之唶典同注杜子春笮讀為行扈唶唶之唶後鄭謂聲迫笮出去疾也爾雅釋為行扈唶唶郭注諸扈皆因其毛色聲音以為名案段校是也屋笮詳匠人疏〉

薙氏，下士二人，徒二十人。

〈書「薙」或作「夷」。鄭司農云：「掌殺草，故《春秋傳》曰：『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薀崇之。』又今俗閒謂麥下為夷下，言芟夷其麥，以其下種禾豆也。」玄謂「薙」讀如鬀小兒頭之鬀。書或作夷。此皆翦草也，字從類耳」。《月令》曰「燒薙行水」，謂燒所芟草乃水之。〉

●疏〈薙氏者薙唐石經初刻誤從竹後磨改從廾釋文云字或作雉葉鈔本作李或作雉則是謂李軌本徐養原云今本云字或作雉同謂　字他書有作雉者其字同耳若如葉本則李下須有云字其義乃通釋文中凡言字或作某　乃辨別字體也若列諸本異同則云本或作某案徐說是也[1]〉

〈注云書薙或作夷者惠棟云漢書揚雄傳甘泉賦云列新雉於林薄服虔曰新雉香草也雉夷聲相近師古曰新雉即辛夷左昭十七年傳曰五雉為五工正夷民者也正義服虔曰雉者夷也夷平也孔穎達云雉聲近夷雉訓夷夷為平鄭司農云掌殺草者此據夷字作訓也云故春秋傳曰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薀崇之者左隱六年傳文杜注亦訓夷為殺與先鄭義同引之者證夷為殺草之義詳稻人疏云又今俗閒謂麥　為夷下言芟夷其麥以其下種禾豆也者稻人注云今人謂禾下麥為萯下麥言芟刈其禾於下種麥也義與此同段玉裁云仲師從作夷之本故引春秋傳芟夷薀崇又引方俗語言麥下禾豆為九下禾豆與稻人注禾下麥為夷下麥互相發明謂此夷氏之夷即稻人芟夷之夷也云玄謂薙讀如鬄小兒頭之鬄書或作夷者後鄭從薙不從夷也文選張衡東京賦亦作薙氏平子讀與後鄭同惠棟云說文隹部云古文雉从弟篆文弟夷字相似荀氏易渙六四云匪弟所思見釋文今本作夷說文髟部云鬄　髮也大人曰髡小兒曰鬄盡及身毛曰　段玉裁云鄭謂薙字之音義如鬄小兒頭之鬄其釋夏日至而薙之曰以鉤鎌迫地芟之是即如鬄小兒頭之說也案段說是也云此皆翦草也字從類耳者說文艸部云薙除艸也後鄭意正本作薙或本作夷義並通不必定從或作也段玉裁云謂薙夷二字皆為翦草之語言其類同而字異類者周禮序所云字之聲類也雉夷同在古音脂微齊皆灰部不特同部而且同音後鄭讀如鬄以伸其義讀薙如鬄即讀夷如鬄也案賈以從類為形段以從類為聲段是也此鄭謂薙夷相類故云皆翦草也引月令曰燒薙行水者仲夏令文賈疏云引之者欲見薙草須燒之又須水之之意也云謂燒所芟草乃水之者舊本謂上衍非字今依蜀石經及宋大字本錢鈔本注疏本刪段玉裁云謂岳本作非謂誤也月令注曰欲稼萊地先薙其草草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畜於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稼引薙人職夏日至而薙之如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然則周禮於夏至薙之記於六月行水事正相成故此注云燒所芟草乃水之與月令注相應也岳本非謂不辭〉

磔蔟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鄭司農云：「磔讀為擿，蔟讀為　　蔟之蔟，謂巢也。」玄謂磔，古字從石，折聲。〉

●疏〈注鄭司農云磔讀為擿蔟讀為爵蔟之蔟謂巢也者說文手部云擿搔也一曰投也呂氏春秋求人篇啁噍巢林高注云巢蔟也段玉裁云擿它歷反音剔爵蔟謂爵巢也磔蔟即公羊宣元年何注所謂摘巢也詒讓案摘巢亦見春秋繁露五行順逆篇丁晏云文選吳都賦磔胾山谷劉注云言其如磔　而　落山谷者陳壽祺云雀窠謂之蔟猶蠶箔謂之蔟皆謂物湊集有所藉也說文蔟行蠶蓐是其義云玄謂磔古字從石折聲者段玉裁云鄭君謂磔古字者此因大鄭義申之謂磔擿古今字非有二字也釋文云李軌又思亦反此從析作　　之本又云徐丈列反沈勅徹反此從折作磔之本陸氏以前寫本不一作音者各異陸氏未能決擇耳說文石部曰磔上摘山巖空青珊瑚墮之從石折聲周禮有磔蔟氏其云上摘空青珊瑚者釋從石之故也王念孫云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有磔無　　許鄭並云從石磔聲則當作磔明矣磔音它歷反唯李軌本誤作　　故音思亦反玉篇廣韻磔字並他歷丑列二切文選吳都賦磔胾山谷李善音勅列切而皆無思亦之音不從李軌也賈疏曰鄭謂磔古字從石折聲者以石投擲毀之故古字從石以折為聲然則磔蔟氏掌覆天鳥之巢義取毀折而非取分析說文磔上擿山巖空青珊瑚墮之亦是毀折之義非分析之義磔或通作折管子地數篇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君謹封而祭之然則與折取之遠矣折取之者謂擿取黃金鉛錫銅鐵也墨子耕柱篇曰昔者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以鑄鼎於昆吾折金者擿金也猶說文言上擿山巖空青珊瑚也折即磔之借字則磔之從折而非從析益明矣檀弓吉事欲其折折爾鄭讀折折為提提提與擿古同聲磔之讀為擿猶折折之讀為提提也折與擿聲相轉案王說是也〉

翦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翦，斷滅之言也，主除蠱蠹者。詩云：「實始翦商。」〉

●疏〈翦氏者以下四職並除蟲之官[1]〉

〈注云翦斷滅之言也者說文羽部云翦羽生也刀部云前齊斷也此翦即前之借字云主除蟲蠹者者此與下赤犮氏並主除陸蟲故取斷滅之言以名官也引詩曰實始翦商者魯頌閟宮文鄭彼箋云翦斷也此引以證翦有斷滅之義〉

赤犮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赤犮猶言拔也，主除蟲豸自埋者。〉

●疏〈赤犮氏者阮元云說文魃旱鬼也周禮有赤魃氏除牆屋之物也詩曰旱魃為虐許引周禮作赤魃者當是古文假借字許所據故書作魃其義則為除牆屋物而非旱鬼也段玉裁云物讀精物鬼物之物故　之之官曰赤魃氏說義　與鄭異葢賈侍中說與案段說是也漢時葢有謂此官掌　鬼物者續漢書禮儀志逐疫詞云赫女軀拉女幹赫拺赤聲近字並通也[1]〉

〈注云赤犮猶言拺拔也者賈疏云拔除去之也呂飛鵬云鄭云拺拔與許云除牆屋之物義同說文手部拺裂也拔擢也段玉裁云以赤犮為拺拔六書之假借也拺音采昔反則拺同箾案段說是也鼈人云以時箔魚鼈龜蜃凡貍物除貍蟲謂之拺與刺狸物謂之箾意義略同云主除蟲豸自埋者者蜀石經埋下有藏字爾雅釋蟲云有足曰蟲無足曰豸埋謂埋　於牆屋者赤犮氏主除之也與翦氏主除蟲蠹為不埋之蟲異〉

蠅氏至象胥

蠅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鄭司農云：「蠅讀為蜮，蜮，蝦蟇也。《月令》曰『螻蠅鳴』，故曰『掌去黿鼈』。黿鼈，蝦蟇屬。書或為『掌去蝦蟇』。」玄謂蠅，今御所食蛙也。字從蟲，國聲也。蜮乃短狐與。〉

●疏〈注鄭司農云蠅讀為域者夏小正云四月鳴蜮蜮也者長股也或曰屈造之屬也小正此文與月令孟夏螻蠅鳴正相應蜮即蠅字先鄭讀與彼正同說文虫部蜮重文蠅云域又　國亦以蜮蠅為一字然訓蜮為短狐則與先鄭說異云蜮蝦蟇也者此與夏小正傳或說同淮南子說林訓鼓造辟兵高注云鼓造一曰蝦蟇鼓造即屈造也說文虫部云蝦蝦蟇也爾雅釋蟲云蟆蟆郭注云蛙類又釋魚黿　蟾諸注云蟾諸似蝦蟇居陸地神農本艸經及月令孔疏引李巡說並以蟾諸為即蝦蟇非也先鄭引月令以為說則亦不以蝦蟇為詹諸矣引月令曰螻蠅鳴者孟夏令文段玉裁改蠅為蜮云司農所據禮記葢作螻蜮案段說是也杜氏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云螻蜮鳴螻螻蛄蜮　之屬也字正作蜮蔡說亦以蜮為　屬鄭本仍作蠅注云螻蠅蛙也說與先鄭蔡氏異呂氏春秋孟夏紀亦云螻蠅鳴高注云螻蠅蝦蟆也高說與先鄭同云故曰掌去黿鼈黿鼈蝦蟇屬者先鄭意本職云掌去黿鼈黿鼈雖非蝦蟇而實其屬類故名其官為蜮氏也說文黽部云黿蝦蟇也廣雅釋魚同則以黿與蝦蟇為一古今韻會舉要引說文作黿蝦蟇屬則又與先鄭說同漢書武帝紀載元鼎五年黿蝦蟇　明二物相類而別依後鄭本職注以黽為耿　則蝦蟇也黿也黽也三者各異物先鄭以黿鼈為一物後鄭不從也云書或為掌去蝦蟇者謂本職云掌去黿鼈故書或本作掌去蝦蟇與官名蜮氏正相應也云玄謂蠅今御所食蛙也者本職注云齊魯之閒謂黿為蠅玉燭寶典引古今字　云黿　蛙注蠅也後鄭意此官名字當從蠅而蠅又非蝦蟇不當如先鄭說也訓蠅為

蛙與夏小正　訓域為長股同此上文及本職注黿字竝不作蛙惟此獨異疑傳寫之譌王應麟云漢書　山　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黿詒讓案本草別錄云　一名長股生水中陶注云黿其類最多一種黑色南人名為蛤子食之至美又一種小形善鳴喚名黿子此則是也廣雅釋魚云黿蠵長股也案急就篇水蟲科斗黿蝦蟇顏注云黿一名螻蠵色青小形而長股據鄭說漢時以黿供御則當即指陶氏所謂蛤子者爾雅郭注之青蛙亦其類也云字從蟲國聲也者蟲當為虫蠵字從虫形而諧國聲於六書屬形聲也云蜮乃短狐與者明蜮與蠵別亦破先鄭說也說文虫部云蜮短狐也似鼈三足以气射害人賈疏云案莊公十八年秋有蜮服云短狐南方盛暑所生其狀如鼈古無今有含沙射人入皮肉中其瘡如疥徧身中　　或或故為灾禮曰惑君則有案五行志劉向以為域生南越由齊姜淫惑莊公故生於魯〉

壺涿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壺謂瓦鼓。涿，擊之也。故書「涿」為「獨」。鄭司農云：「獨讀為『濁其源』之濁，音與涿相近，書亦或為濁。」〉

●疏〈注云壺謂瓦鼓者謂鼓匡中空如壺猶輸人注以藪為轂穴壺中也一切經音義引埤蒼云　鼓　也瓦鼓名壺與鼓　名　从壺為形義亦相類知用瓦鼓者本職云炮土之鼓是也云涿擊之也者說文攴部云　　擊也木部云椓擊也殳部云　　椎擊物也涿與　　掉　　音義並相近擊謂擊鼓作聲云故書涿為獨鄭司農云獨讀為濁其源之濁者賈疏云先鄭雖讀涿為濁聲轉字誤故為濁猶從涿為義故後鄭引之在不濁其源大玄經文也段玉裁云故書涿作獨司農從作獨之本讀獨為濁其源之濁者此據本職以焚石投之以牡橦午貫象齒而沈之而云也案段說是也云音與涿相近書亦或為濁者段玉裁改濁亦為涿云此又別一說獨之音與水流滴涿字音相近而書亦或為涿是以鄭君從作涿之本釋壺以瓦鼓釋涿以擊此據本職以炮土之　　之而云也各本注作書亦或為濁誤案段校是也徐養原說同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亦作壺涿則馬季長已定從涿後鄭亦本師讀也〉

庭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庭氏主射妖鳥，令國中絜清如庭者也。〉

●疏〈注云庭氏主射妖鳥令國中絜清如庭者也者葉鈔本釋文絜作潔與宮人注不合不足據說文广部云庭宮中也宮庭之中常埽除絜清此官主射妖鳥言欲使國中絜清如宮庭之中故謂之庭氏〉

銜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銜枚，止言語囂讙也。枚狀如箸；橫銜之，為繘結於項。〉

●疏〈銜枚氏者賈疏云案其職云大祭祀令禁無囂亦是禁戒之事故在此也[1]〉

〈注云銜枚止言語囂讙也者凡人口銜枚則不得言語本職云掌司囂明主禁言語囂讙之事故以銜枚為名漢書高帝紀顏注云銜枚者止言語囂讙欲令敵人不知其來也文選吳都賦云銜枚無聲云枚狀如箸橫銜之為繘結於項者為繘舊本作為之　宋蜀大字本無之字與釋文合今從之大司馬注義同賈疏云繘謂以組為之繫著兩頭於項後結之阮元云詩東山釋文引此注云枚如箸橫銜之於口為繘絜於項中繘上亦無之枚下并無狀今本皆衍結作絜古字也當據以訂正段玉裁云大司馬職注亦曰有繘結項中顏氏漢書注引作　絜於項云　者結礙也絜繞也為結紐繞項也勝於賈本賈說案阮段校是也互詳大司馬疏〉

伊耆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伊耆，古王者號。始為蜡，以息老物。此主王者之齒杖。後王識伊耆氏之舊德，而以名官與。今姓有伊耆氏。〉

●疏〈伊耆氏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共杖杖老者所依秋是長老之方故在此[1]〉

〈注云伊耆古王者號者明堂位云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鄭彼注云伊耆氏古天子有天下之號也曲禮孔疏引熊安生云伊耆氏即神農氏也又郊特牲疏引皇侃云神農伊耆一代總號此皆以伊耆氏為神農氏而郊特牲釋文云伊耆或云即帝堯是也易繫辭孔疏引帝王世紀云帝堯陶唐氏伊祈姓伊祈即伊耆二者並無塙證故鄭此注及明堂位注並不質言也云始為蜡以息老物者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為蜡籥章云國祭蜡則歕幽頌擊土鼓以息老物賈疏云取息老物證伊耆供杖於老者之事故也云此主王者之齒杖後王識伊耆氏之舊德而以名官與者後王謂伊耆氏以後王者鄭意此伊耆氏主王齒杖與始蜡息老物義相近　即識古王者之舊德而以名官莊子胠篋篇古帝有祝融氏而高辛火正亦名祝融是以帝王號名官之例也云今姓有伊耆氏者　古今姓氏書辯證云伊耆亦作伊祈帝堯號也後因氏焉魏孝文時魏懷州民伊耆苟聚眾於重山作亂洛州刺史討滅之是也〉

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司儀，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行夫，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行夫，主國使之禮。〉

●疏〈大行人者以下至掌貨賄十一職並掌四方朝聘賓客及使命往來之官亦屬秋官者以大司寇掌佐王刑邦國詰四方故以義類屬之云小行人下大夫四人者此與司儀行夫唐石經宋蜀本岳本嘉靖本並跳行今從注疏本賈疏云亦謂別職同官故四官各有職司而其府史胥徒也詒讓案國語周語云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韋注云理吏也行理小行人理通作李左襄八年傳一介行李杜注云行李行人也又襄十四年傳云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巡于路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杜注云遒人行人之官也漢書食貨志云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此文與左傳略同亦以遒人為行人足證杜說方言劉歆與揚雄書云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逌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宋代語僮謠歌戲又雄荅書云嘗聞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蓋行人乘輶軒而巡行天下因謂之遒人遒輶逌字並通遒人亦稱迺人說文丌部云迺古之遒人以木鐸記詩言是也書　　征偽孔傳以遒人為宣令之官肊說不足據[1]〉

〈注云行夫主國使之禮者案本職無主禮之文疑禮當作事其職云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媺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是國使之事也〉

環人，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環猶圍也。主圍賓客、任器，為之守衛。〉

●疏〈環人者此職與夏官環人字同而義則異彼環人主致師此環人主環衛賓客是其異也[1]〉

〈注云環猶圍也者呂氏拍秋愛士篇晉人已環穆公之車矣高注云環圍也呂飛鵬云夏官環人注云環猶卻也蓋取卻敵之義此注云猶圍也蓋取環繞之義云主圍賓客任器為之守衛者本職云有任器則令環之先鄭注云四方人有任器者則環人主令徇環守之圍繞與徇環義同後鄭即本先鄭義〉

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其有才知者也。此類之本名，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今揔名曰象者，周之德先致南方也。〉

●疏〈象胥每翟上士一人者翟狄字通詳內司服疏翟者蠻夷閩貉戎狄之通稱猶司隸職蠻閩夷貉四隸通謂之四翟之隸也沈彤云象胥上士每翟一人六翟則六人云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者沈彤云中士每翟二人則十二人下士每翟八人則四十八年徒每翟二十人則百二十人[1]〉

〈注云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者大行人先鄭注云象胥譯官也大戴禮記小辯篇云傳言以象反舌皆至是象為通夷狄言語者之通稱也國語周語謂之舌人韋注云舌人能達異方之志象胥之官是也續漢書百官志引干注云今鴻臚據晉官況周也云胥其有才知者也者大行人注云胥讀為諝胥謂象之有才知者也此不云讀為諝者文略詳天官敍官疏云此類之本名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者王制云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衣曰譯鄭彼注云皆俗間之名依其事類耳鞮之言知也今冀部有言狄鞮者呂氏春秋愼勢篇云凡冠帶之國舟車之所通不用象譯狄鞮方三千里鞮又作騠淮南子齊俗訓雖重象狄騠不能通其言高注云象狄騠譯也賈疏云寄者賓主不相解語故寄中國於東夷又寄東國語於中國使相令解云象者傳南方於中國還象中國以傳之與南方人語則還象南方語而傳之云狄鞮者鄭彼注云鞮之言知也雖不訓狄狄即敵也謂言語相敵使之知也云譯者譯即易謂換易言語使相解也云今揔名曰象者周之德先致南方也者釋六翟通名象胥之義大行人注云周始有越重譯而來獻是因名通言語之官為象胥云越裳為南方之夷故此云周之德先致南方也〉

掌客至都士

掌客，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三十人。

掌訝，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訝，迎也。賓客來，主迎之。鄭司農云：「訝讀為『跛者訝跛者』之訝。」〉

●疏〈注云訝迎也者前訝士注同云賓客來主迎之者據本職文聘禮記注云訝主國君所使迎待賓者如今使者護客國語晉語云臼季舍于逆旅甯　氏韋注云旅舍也逆客而舍之也左傳文五年杜注及孔疏引賈逵孔晁並以為掌逆旅之大夫案訝逆同義掌逆旅大夫疑即此掌訝也荀子榮辱篇云監門御旅訝御字亦通御旅葢逆旅之賤役或即此官之胥徒與鄭司農云訝讀為跛者訝跛者之訝者賈疏云此公羊傳文時晉使卻克聘齊卻克跛齊使跛者往御御亦訝故讀從之也段玉裁云他經多作御惟周禮作訝古訝音同御也說文言部曰訝相迎也引周禮諸侯有卿訝公羊傳跛者訝跛者正義所見本作御跛者詒讓案今本公羊成二年傳訝作迓輪人先鄭注亦引作訝公羊釋文云迓本又作訝穀梁傳作御賈所見公羊文葢與穀梁同〉

掌交，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主交通結諸侯之好。〉

●疏〈注云主交通結諸侯之好者本職云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是也〉

掌察，四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

●疏〈掌察四方中士八人者職闕四方八人則每方二人也賈疏云葢督察邦國之事俞樾云此官以掌察四方四字為名非名掌察也此　又有掌貨賄賈疏出掌察四方掌貨賄七字則賈氏所見經文必是掌察四方不如今本止作掌察也案俞說亦通但本職止存掌察二字唐蜀石經已如是疑漢唐舊讀皆以四方屬下為句本職文闕無可質證矣〉

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疏〈掌貨賄者職闕葢掌大府內府九貢之貨賄又內府云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皆是也國語晉語云王者成其德而遠人以其方賄歸之故設此官以掌之亦與外府內府為官聯也書洪範八政二曰貨孔疏引鄭書注云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案掌司義同司貨賄即此官也云史四人者莊存與云官有史無府亦錄其幣書耳薦陳而輸受者惟宰及大府內府玉府也〉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
〈此王之士也，使主都家之國治，而命之朝大夫云。〉

●疏〈朝大夫者賈疏云在此者案其職云掌都家之國治因有邦國賓客在　都家之治亦在此詒讓案此三公王子弟采地私臣之聽事於朝者俞正燮謂若漢郡國邸吏是也以其得以職事達於國故附列秋官之末鄭以為王臣未審云庶子八人者賈疏云庶子者葢亦主采地之諸子今在府史之下葢官長所自辟除也案賈說非也庶子者葢都家貴族之子弟未命而在官者若左昭二十七年傳楚沈尹戌帥都君子是也未命則與庶人在官者同故敘於府史之後徒之前當胥之處大射儀賓受爵于筵前宰胥薦脯醢賓升筵庶子設折俎彼庶子與宰胥為聯事亦以其職略相等也鄭彼注以為夏官之諸子非也疏以此庶子為上采地之諸子疑涉彼注而誤詳宮伯及諸子疏[1]〉

〈注云此王之士也使主都家之國治而命之朝大夫云者賈疏云此云每國上士二人是王朝之士以其主采地之國治事重則名之曰朝大夫云畿內三等采地地雖有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揔謂之國若王制云九十三國也吳廷華云此居朝廷而掌都家之治者曰朝大夫猶邑宰而曰邑大

夫云爾詒讓案此國當專指大都三公及王子弟之采地言之與王制之國為三等采地之通稱者異此官亦非王朝之士鄭賈說並誤〉

都則，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十人。
〈都則，主都家之八則者也。當言每都，如朝大夫及都司馬云。〉

●疏〈都則中士一人者此都謂小都卿之采地其家邑大夫之采地亦兼有之俞正燮謂都則中士一年即每都置朝大夫一人云序官文每國為一句都為一句言國與都之朝大夫其人不同其職掌同也朝大夫者如言山衡林衡川衡澤虞每國者如言大山大林麓大川大澤大藪都者如言中山小山中林麓小林麓中川小川中澤中藪小澤小藪也其職皆兼國都言之今別都則　一官而闕其職掌則朝大夫之職掌與序官不相應故知注說失之案俞說是也此即小都之私臣為朝大夫者故　　降於大都之朝大夫一等也此經當與前朝大夫為一條鄭分為二失之[1]〉

〈注云都則主都家之八則者也者鄭以都則為官名故取大宰八則治都鄙為釋云當言每都如朝大夫及都司馬云者鄭既謂都則是官名則每都各有此官故據朝大夫言每國上中下士若干人與夏官都司馬敍官言每都上中下士若干人之例擬於官名下補每都二字也〉

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家士亦如之。
〈都家之士，主治都家吏民之獄訟，以告方士者也。亦當言每都。〉

●疏〈都士者此下並都家掌刑之官以其家臣受命於王者故不屬方士而附秋官之末云家士亦如之者唐石經跳行別為一經宋蜀本建附釋音本岳本嘉靖本同今從注疏本注亦以都家并釋則鄭本不分為兩經明矣此亦每家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喪服卿大夫家臣有室老有士注云士邑宰也與此家士異右秋官之屬卿一人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上士二十六人中士百六十四人下士二百五十一人府七十人史百五十九人胥百六十五人徒二千二百八人賈四人五隸六百人凡正官自卿至庶人總三千六百六十人此外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都則依鄭注每都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十人都士每都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家士每家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皆有員數無總數不可計大凡可計者總三千六百六十人[1]〉

〈注云都家之士主治都家吏民之獄訟以告方士者也者都士主治大都小都王子弟公卿采地之獄訟家士主治家邑大夫采地之獄訟也賈疏云此官雖闕以其稱士則知主獄必知王家不置

都士而云都家之士者以其都司馬使王臣為之家司馬家自置司馬以司馬主軍事重故王置都司馬此刑事輕於軍故都家王皆不置都士但已有方士主其獄故使都家之士以獄告也案都司馬亦家臣賈說非是又賈夏官敍官疏以此都士家士為王臣尤與此疏說迕詳彼疏方士職云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故知以告方士也云亦當言每都者謂當如朝大夫都司馬例也〉

周禮正義卷六十五終

注釋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孫疏凡例皆先疏經再疏注，原其間空一字別之，此處作分段處理。